

劔

筭

劍筴第二十四卷標目

書鬪篇

凡二十五事
凡三十八條

標劍

凡五條

劍及門

凡二條

專諸進魚腸劍

凡四條

手劍粹要離

凡二條

要離死劍

凡二條

厲劍

凡二條

劍與吳爭死

劍圖吳

凡二條

請下劍

跪劍謝

劍刺咸陽宮

海曲劍

奮劍仇頸

奮劍殺張叔

要劍容

劍首祭孫翊

劍戰長安城

劍斬地

爽劍

偽劍入轅門

劍衛

抽劍召乾拔泥

衛無忌劔

劔首祭父

挺劔

劔筴第二十四卷

明甄賈錢希言撰

雲間范允臨訂正

校錄

書鬪篇

此篇紀忠臣臣孝子之善劔者

筴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仇以天下之大三百年之戰攻而復仇者二焉故曰無義戰也傳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余觀于要離專諸曹沫荆軻唐睢數子微獨玩

十二諸侯若小兒馘鼓乃目中遂無虎
狼之彊秦匹夫不奪庶幾有焉是非徒
以善劔故苟焉而已也其真立意較然
要無可議者歟至如白公來丹與後由
丁蘭蘇謙鮑出之儔皆能以身殉父俱
靡而莫悔則又賢者之所難焉名汗簡
帛不虛耳彼美趙娥不忘襲仇窈窕之
傑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筴書鬪

標劍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

前進

也曹子見莊將會
有暫色故問之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

若死矣

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伐齊納
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當

敵也將
劫之辭

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

上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

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

曹子手劍而從之

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
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

諱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自不能之色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亦造次不知所

曹子曰公

言故任曹子

城壞廩境

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

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大甚

管子曰

然則君將何求

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

曹子曰願請

汶陽之田

欲復魯境

管子顧曰君許諾

諸侯死國不死

此言可許諾

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

盟下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為設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干壇

也上巳盟曹子標劍而去之

博辭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

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去離故云爾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公羊傳

桓公將伐魯修吾同甲十萬

同甲謂先堅齊等

車

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

競于德而競于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

天下

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

服大兵

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

內失

吾衆

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

諸侯設備

數見侵代故設備

吾

人設詐

力不足則詐以繼之

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

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

關

關魯之關

魯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齊

亦毋復侵魯

服請從服于齊供其

桓公許

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

帶劔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交兵聞于

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

是以退可

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

若果弱魯諸侯又以

貪名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

既有貪名

故加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

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劔之爲人也

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

不可以盟取信也

桓公

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劔曹劔亦懷劔

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

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

之死也戮死于君前

左手舉劔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

曰齊道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

前管仲走君曹劔抽劔當兩階之間曰二

君將攻圖無有進者

拔劔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齊魯二君將欲

敗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

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

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

其政不修于兵華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

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管子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

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

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

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
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
與曹翽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
右抽劍以自承也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
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釣其歿也戮于
君前也釣等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
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
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
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
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
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
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于仇

賊又况于非佞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
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
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呂氏春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
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
乃欲遷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
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

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劉氏云匕首短劍也臨決

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匕首也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廢齊境

齊魯鄰接

本魯數侵魯魯之城壞即麗近齊之境也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

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

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六天下之援不如與
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
亡地盡歸于魯

史記

晉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
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
歷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
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劔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厯境君不圍
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
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
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劔而去左右曰
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
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
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
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若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
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
存亾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于柯

之盟也

劉向
新序

劔及門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申舟
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諱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去

聲扶救乙及

曰鄭昭宋聶

昭明也聶聲暗也

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子

以子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投振也袂袖也

屢及于

室皇

室皇寢門闕

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用

九

罕耀章堂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於宋不先假道
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
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
君之僕于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于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楚王方削
袂聞之曰嘻嘻怒兒也投袂而起履及諸處劍
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與師

圍宋九月

圍宋在魯宣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之

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

病困

也曰大國若宥圍之惟命是莊王曰情

情一

作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于

盧門之闔

闔門宋城闔扉也

所以爲成而歸也

呂氏

春秋

專諸進魚腸劍

吳公子光謀殺王僚陰結勇士子胥乃進

專諸光旣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凡欲
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
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
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
坐待公子命之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蔡而
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
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
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

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奉
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
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
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
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
伏甲士于密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
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王僚乃被棠鍤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
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
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裹足使專諸置魚
腸劍炙魚中進之旣至王僚前專諸乃擘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胷斷

歷傳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
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
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
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

吳越春秋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

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弱也

楚秀尹然工尹麋

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麋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

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進

楚師強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微因其師徒在外國

不堪以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選

鮒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我

何欲以老弱託光也

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

夏四月

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

掘地爲室

王使甲坐于

道及其門

坐道邊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來

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羞進食也獻體解衣

執羞坐行而入

坐行膝行也

執鉞者夾承之

承執

羞者及體以相授也

鉞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

光僞足

疾入于堀室

恐難作王黨傳殺已素辟之

鮪設諸寘劍於

魚中以進

全魚炙

抽劍刺王鉞交于胸

交鮪諸骨

遂弒王闔閭以其子爲卿

闔閭光也以鮪設諸子爲卿

左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

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

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

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

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
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
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
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旣得專諸
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
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

楚之潛

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

使延陵季子于

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頊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窟一作中而具

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

持長鉞鉞兵器也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

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

之腹中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

乃封專諸之子爲上卿

史記

吳公子光享王僚令專諸侍置劍于鱖魚腹中因造魚抽劍刺殺王僚

獨異志

手劍梓要離

椒丘訢恨怒要離將往攻之要離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異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
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劔而梓裏
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
不知訢曰子辱我于大家之衆一死也歸
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
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
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
離曰吾辱子于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

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
子劔手挫粹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與我豈不鄙哉于是椒丘
訢投劔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覘者
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吳越
春秋

周班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于
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
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

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
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
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
者要離往見丘訢于墓所曰雷神擊子十
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
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
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衆人之中必來
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

來拔劔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衆人
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
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
役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劔不刺二不
肖也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
毒藥之友耳丘訢收劔而去曰嘻天下所
不若者唯此子耳

獨異志

要離死劔

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
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
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
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
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乂默然不言要離即
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
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

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閭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于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臯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臯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弃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然
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
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
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
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
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
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
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劍筴

卷二十四

書聞

九

羊傳草堂

揮之三粹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
我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
一刃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
可今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死要離渡
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
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
殺故君之子非忠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

吾貪生奔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
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劍
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
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越
春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
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
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劍筴

卷二十四

十一

罕操草堂
二六三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
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
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
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王
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
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
要離與王子慶忌有間謂王子慶忌曰

吳之無道也愈甚與王子往奪之國王
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
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
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
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
得不死歸于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
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

仁便猶成也

夫爲故主而殺新王臣以爲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

之賜而不殺耳

特猶直也

臣已爲辱矣夫不仁

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

伏劍而歿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

而忘其辱

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富貴者也

左傳

唐李白詩

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

子亦何辜焚之買虛名

厲劍

白公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
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
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
余翼而長之

以鳥爲喻

楚國第

用士之次第也

我歿令

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得歿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歿我乃不復成人

遂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左傳

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求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咲曰勝如郊野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右乞襲殺

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殺

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

楚世家亦

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

昭

夫人即惠王母葉公聞白公爲辭率其國

乃越女是也

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

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

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

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史記

劍與吳爭死

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
于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
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自勞力焦唇乾肺
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
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
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
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寬老弱之

潰病

潰亦病也

困窮顏色憔悴不瞻者必身自

食之

瞻猶足也

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

屬會也

曰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

徼來也衷善也

令吳越之

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歿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

僨僵也

此孤之大願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

吳

傷敗也

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

不能以之害吳

則

孤將奔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刀變容貌易

劍筴

卷二十四

西

早報草堂

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

服帶也
臂手也

以與吳王

爭一旦之歿孤雖知要領不屬

屬連也

首足

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

焉

將必死以
出代吳也

于是異日果與吳戰于五湖

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

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

呂氏
春秋

劔圖吳

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

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
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
須臾弃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
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
祿與賢良遜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
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
不敢殺王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王
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

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夢于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

吳師累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大羞敢布腹心異日得臯于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邪今日得而弃之其計可

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

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

吳越春秋

請下劍

魏黑郊以匿嫵殺丘邴章

匿嫌私恨也

丘邴章

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
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偁兵以
報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郊黑郊
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

受矢鏑鏑摧屈而體無痕

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
申佗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
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珪劍一童
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
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
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

歸其妻了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
下劔來丹再拜凌之以歸來丹遂執劔從
黑郊時黑郊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郊不覺來丹以黑郊之歿趨而退
遇黑郊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郊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劔
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郊既醒怒其妻
曰醉而露我使我盍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
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

列子

跽謝劔

秦王

始

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

年十八

亡魏

二十一年

而君以五十

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

錯置

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

廣其地也
正曰設辭

易地實欲得
之當識其意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

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
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

唐睢曰此庸夫之

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

王昭二

十七年

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

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

天

休吉徵禳戾氣自三子言之爲言說文浸精氣感祥也休字猶言祥

與臣

而將四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諭矣

諭曉也

夫韓魏滅亡而安

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策

劍刺咸陽宮

荆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瞑目
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
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既取
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
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劔劔長操其室
室謂時惶急劔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
輔也王秦王環柱而入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寸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劍筵

卷二十四

齊用

三

翠梅生

以擊軻而以手其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劔王劔曰古

者帶劔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劔負劔遂

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

以擲秦王擲與同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

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

恃也秦王操于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于是左右既前

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

戰國策

魏阮瑀詩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
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
恨沒秦宮 晉陶潛詠荆軻詩燕丹善

養士志在報彊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
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
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
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
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惜哉劍術疎奇功遂
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榮 左思

詠史詩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
和漸離謂若笏無人雖無壯士節與班
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千鈞 唐李白擬恨賦至若荆卿入
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仇
始皇擬報太子竒謀不成憤惋而歎

劔首祭孫翊

孫翊爲丹陽守。嬀覽時爲都督督兵。戴負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嬀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

祭畢乃除服薰容沐浴更于它室安施帷
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
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
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
共出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纒經奉
覽負首以祭翊舉軍震駭

漢書

海曲劔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

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之東續漢書呂母

子名育爲游微犯罪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

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
劔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
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
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
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
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

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

聚得數十百人

東觀記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

猛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猛與猛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

今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
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歾而爲宰所殺殺人當
歾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塚復還

海中

後漢書

募劍客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暘爲司隸校尉收謙掠歿獄中暘又因刑其尸以報管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

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

一齊復仇鞭王之尸

乃藏母于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

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懸絕壁立百仞故藏于其中也

遂變名

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于諸陵間不刺
會嵩遷次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說文廩芻藁也音工外反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廨中夜則鑿地盡則逃伏如此經月遂
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
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
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
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

高有備乃日夜飛馳逕到魏郡掘其父冢
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
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
里私掩塞冢棹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
恚感傷發病嘔血歿不韋後遇赦還家乃
始改葬行喪

後漢書

陽球擊劒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

縣南也

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劔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

後漢書

木人淚劔

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

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
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
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
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象于雲臺
也

也

孫盛逸
十傳

曹植靈芝篇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
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
犯罪以忘形木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劔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暉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事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姓多避兵种拂揮劔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拂爲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恭謁以媿其心自是

莫敢出者拂子邵時爲益涼二州刺史會
父拂戰歿竟不之職服終卒不就徵遂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

敗歿

漢魏春秋

劔斬地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
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樂性瘦質詔優
使說肥瘦真負責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能敢輕脫吾
斬爾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
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
便罷也及文帝崩質作詩懷之

吳質
列傳

襲劍

魏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襲劍白
曰刺壽于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
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

赦得免

魏畧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
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
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爲備
會遭災疫三人皆歿壽聞大喜謂會宗族
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
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
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旣素有報仇之心及

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
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
子之差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
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
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便乘馬帶
刀鄉人皆畏憚之娥親遂弃家事乘鹿車
伺壽至光和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
于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

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

刀斫之并傷

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親尋復就地

斫之探中剗蘭折所持刀

被創未死娥

親因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

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乎左抵其額右椿

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

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

不變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

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
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
馬俱摧塞亡父之怨冤雪三弟之永恨近
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娥親之謂也

烈女傳

僞劍入轅門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
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少

主母聞張辛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
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
之子使人共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
兒奔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歿求者許諾
張齧指血書帛奔兒山中其詞後張氏爲
不載其家所賣嫁爲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
中有老狐能變形爲麗人誑惑男子行于
山中見所奔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

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爲寡婦請寄所弃兒
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
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一冒姓商氏
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旣長每見
帛書輒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桓
温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爲人長
養而不與其難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
報仇而歿因挾匕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

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刺
佯歿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
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
聞者無不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
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
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
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

閩中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
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爲姓以致報德之
意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

殷芸
小說

劍衛

北魏司空行參軍祖龍素性剛躁父亡後
與伯兄麟訟競嫡庶並以劍自衛若怨仇
焉

北史

劍召紇拔涅

吐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
下吏爲帛
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歿乃抽劍召其將紇
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
地旣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
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立吾

無恨也抽劔而歿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爲

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

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

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于先讐

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心耳

前燕錄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

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劔猶在體呼子葉延

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旣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與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劔而歿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艸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夕自苦如此
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
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
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
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
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
渾氏焉

宋書

劍首祭父墓

沈林子以父讐未復從宋高祖討京城進
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
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
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持劔直入預
第男女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宋書

衛無忌劔

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
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

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設
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劔擊殺之
旣而詣吏稱父讐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
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
特令免罪給傳乘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
禮嫁之

唐書

張琇挺劔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紕其軍中贓罪勅

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殺汪告事者脅汪令白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後累遷殿中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于東都城挺劍殺之瑄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旣殺

萬頃繫表于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
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搆父罪者行至汜水
爲吏所獲時人皆矜秀等幼稚義烈能復
父讐合從矜恕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
權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玄宗以爲然
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欵成律有
正法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
爲父報仇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

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
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
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杖殺理琇既歿
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市人歛錢于歿處造
義井并葬于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
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痛悼如此

唐新語